善本性

文主糧婦 圖蕭風

一九一：並未破瓜先度蜜月

「你剛剛含苞……待放！」其禮珍惜地吻她，喃喃說道：「你不是香港人說的靚（亮），而是過身美！」她四肢癱軟，閉目呻吟，不時身子向上彈起，因爲其禮輕微地觸到了她的一末梢（展）開的花苞兒！不久她雙手摟住亂抓他的兩肩，哎喲一聲……「愛！」

他嘴貼不放，兩個靜下來，五六分鐘後，她有如夢中驚醒，半個翻身，讓他舒服地仰身睡好，玉手溫柔地進行例字握手禮。

「我幫答你，你休息吧！大……大……哥哥！」其禮倦了，由她擺佈，不知經過多少時候，他終於雨露兼施，她香舌活躍，極解人意——「這就是爽！」……兩人緊抱睡熟，同蓋着一條大毛毡。……天亮了！日本在東方，比台灣東海岸花蓮早天光。夏季是三點半後，現在深秋，是四點半鐘。

但高樓之上的酒店，環境靜極了，要五點半後，才有市面活動，但隔絕了公共高架電（火）車的房中，任人酣睡。

她迷糊中需要小解，輕輕將胸前的他讓開，不敢驚動。在浴室臥房之內間，她開了燈，赤身坐上了馬桶——冲水小紐一按沒有水聲！這是最大的改良，門原來關緊了的。

她放熱水，淋浴了玉體，對着浴缸的大鏡欣賞着「玉腳」。然後專到「獵卡她」——日本空洞的白地竹花睡衫，整了腰帶，經過臥房時心想：「他倦了……」帶上房門，赤足踏着厚地毡，坐在「她那B」（電視）對面——晨操節目已過，正由美麗的女郎報告世界新聞——「這不知是那一台，有幾十種播送！」她伸伸四肢，開了雪櫃——「怪事，一點也不口渴！」她看見大雪櫃中，足有十種酒水果汁，便調了一杯些利檸檬，回到沙發上，校到「音樂節目」——

「呀，柴可夫斯基！太妙了！」扭動換線路，看到十年前她八歲時的山口百惠在唱「伊豆舞孃」——「今天去伊豆！」她回到大床上，爲了保持「含苞」，她不願見到「他」，蓋了毛毡睡過去了。——「蜜月新娘！」耳邊有了呼喚，她伸開兩臂，他伏下身子——「阿海伊阿！」（早安）兩人到大餐堂吃四種自助早餐——日本法印度。許多餐枱任選，客人永遠不擠——只帶乾淨內衣小包，山中已涼，兩人着了夾襖，存放好行李，拿了櫃上代購的新宿起的羅曼斯卡和五種套票——（在下面過今宵，滿足你的伊豆之迷！）——「今晚？隨便你啦！」

一九一：前世因緣

飛仔積曰：「你有也好計謀呢？海倫，如果作置到錢財，我佔多少得頭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詮落又係，嘩，個個想追我，但我有一句眞心話講，淨係講你知。」

飛仔積伸手過去，執住師姐容玉手，撲下掃下，天咁陶醉，曰：「咁又係，因爲我哋有前世因緣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摸喇，鬼咁肉酸。」

飛仔積曰：「也好肉酸者耶？不是舒服乎？」

師姐容縮回玉手，曰：「肉酸又點同舒服！」

飛仔積曰：「海倫，我眞唔抵得班有錢佬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人有錢，你亦可以有錢！」

飛仔積曰：「就是喇，我努力做生意，亦爲了發達，雖然我有多少，但個班有錢佬，銀紙多到自己唔識計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用者也，銀紙太多，等於一堆數目字而已。」

飛仔積曰：「雖然講係咁講，但如果有個一批數字，想也有也，幾會咁投契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詮落又作置到錢財，我佔多少係，嘩，個個想追我，但我有一句眞心話講，淨係講你知。」

飛仔積伸手過去，執住師姐容玉手，撲下掃下，天咁陶醉，曰：「咁又係，因爲我哋有前世因緣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好摸喇，鬼咁肉酸。」

飛仔積曰：「也好肉酸者耶？不是舒服乎？」

師姐容縮回玉手，曰：「肉酸又點同舒服！」

飛仔積曰：「海倫，我眞唔抵得班有錢佬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人有錢，你亦可以有錢！」

飛仔積曰：「就是喇，我努力做生意，亦爲了發達，雖然我有多少，但個班有錢佬，銀紙多到自己唔識計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用者也，銀紙太多，等於一堆數目字而已。」

飛仔積曰：「雖然講係咁講，但如果有個一批數字，想也有也，幾係咁講，但如果有個一批數字，想也有也，幾係咁講，但如果有個一批數字，想也有也，幾